

「尊者，有法可得涅槃乎？」
 「尊者，有法。」
 「尊者，其法為何？」
 「尊者，行八聖道，可得涅槃。」
 「八聖道者，正見，正思維，正語，正業，正命，正精進，正念，正定。」

「尊者，此法甚善。此趣涅槃之道甚善。然，如欲得之，端賴勤行。」

「阿難，舍利弗入於無餘涅槃時，彼執取其德業，禪定，智慧，解脫，解脫知見否？」

「不也，世尊。」

「阿難，我昔未告汝乎？可愛著者，其性非一，可破，可異。已生成者，為和合，終趨壞滅。勿謂：『啊，不要破壞呀！』——此種情事，不可能有。阿難，如雄偉巨樹之一枝，可能枯落，雄健僧團中之舍利弗，趣入無餘涅槃。阿難，是故所至之處，應以自為歸處，以自為依處，無他歸依處；以法為歸處，以法為依處，無他歸依處。此應如何行哉？」

「阿難，關於此點，比丘於色觀色，精進不懈，正知正念；於受觀受，乃至於識觀識，自制貪惱，不逐世流。」

「諸比丘，有不生，有非成，非作，非和合。諸比丘，設無此不生，非成，非作，非和合；則無法可解脫已生，既成，可作，和合。諸比丘，有不生，非成，非作，非和合，故有法可解脫已生，既成，可作，和合。」

「尊者龍軍，於世間可見由業生者，由因生者，由緣生者。試述

世間何者為非業生，非因生，非緣生。」

「陛下，世間有二者為非業生，非因生，非緣生。何者為二？陛下，空與涅槃。」

「尊者龍軍，勿誤解寡人之言而謬答之。」

「陛下，應如何答？」

「尊者龍軍，汝謂空非業果因緣生，尚無謬誤。尊者，汝來以百方便教其弟子，趣涅槃道——而汝謂言：『涅槃為無因生。』」

「唯然，陛下，如來以百方便，教其弟子，趣涅槃道；然世尊未指示生涅槃之因。」

「尊者龍軍，如謂有法可趣涅槃，而無因可生之，實乃自暗入深暗，自林入深林，自破入深破。尊者龍軍，如有法可趣涅槃，故亦須有因能生涅槃。尊者龍軍，既知子有其父，故亦須有其父之父；既知弟子有其師，故亦須有其師之師；芽由種生，故亦須有種之種。如是，尊者龍軍，設有法可趣涅槃，故亦須有因可生涅槃。」

「陛下，涅槃非彼生者，故不能說出生涅槃之因。」

「尊者龍軍，請申其理，以其理教我，使我得知：有法可趣涅槃，而無因可生涅槃。」

「陛下，請細聽之，我申其理。陛下，人可憑其體力自此地往登大喜馬拉雅山之巔否？」

「可也，尊者龍軍。」

「陛下，人可憑其體力挾大喜馬拉雅山來此地否？」

「不也，尊者龍軍。」

「如是，陛下，可說明趣涅槃之法，而不能顯示生涅槃之因也。陛下，人可憑其體力，乘舟越海至彼岸否？」

「是也，尊者龍軍。」

「陛下，其人可憑其體力，將大海彼岸移至此處否？」

「不也，尊者龍軍。」

「陛下，涅槃非和合；非由任何而作也。陛下，不可謂涅槃興出或不興出，不可說涅槃可造作，不可說涅槃為過去，未來，或現在，不可說以眼耳鼻舌身辨識涅槃。」

「尊者龍軍，如汝所說，涅槃非興出，乃至不可以眼耳鼻舌身辨識之；則汝指涅槃為實有，於義非然；涅槃非實有也。」

「陛下，有涅槃也；涅槃為心所辨識；聖弟子善持其心，使心純潔，高尚，正直，無碍，無世俗之希求，即得見涅槃。」

「尊者，然則涅槃何似，可譬喻否？請以譬喻之理，為我說之。」

「陛下，可以風為喻。」

「是也，尊者。」

「陛下，請以形色說明風之形狀；或薄或厚，或長或短。」

「尊者龍軍，風之形狀不可形容；風不可以手握持，然仍有風之存在。」

「陛下，如風之形狀不可形容，則應無風。」

「尊者龍軍，我知有風存在；我信之，然我仍不能形容風之形狀。」

「唯然，陛下，有涅槃之存在；然不能以形色形容涅槃。」

「甚善，尊者龍軍，取喻甚佳，理亦甚明；誠如是，我信受汝所說：有涅槃之存在。」

本刊鄭重推薦

中國佛教月刊
 社址：臺北市南昌街二段十番寺
 訂閱：全年新臺幣三十元

人生月刊
 社址：北投光明路二六〇號
 訂閱：全年新臺幣三十元

台灣佛教
 社址：臺北市上海路一段東和寺
 訂閱：隨意樂助
 劃撥：四六一一號

佛教青年季刊
 社址：中壢圓光寺內
 訂閱：全年四份十五元
 劃撥：一〇七一三號